

景明刻本古今逸史

四三

吳越春秋五卷

漢 趙曄 撰

明 吳瑄 校

勾踐歸國外傳第八

越王勾踐臣吳至歸越勾踐七年也

國語勾踐與范蠡入臣於吳二

年而吳人遣之當魯哀公五年是為勾踐七年正與此合此書於勾踐五年書入吳事至是歸國首尾二

年百姓拜之於道曰君王獨無苦矣今王受天之福

復於越國霸王之迹自斯而起王曰寡人不慎天教

無德於民今勞萬姓擁於岐路將何德化以報國人

顧謂范蠡曰今十有二月己巳之日時加禺中

禺音隅

中時加已也淮南曰臻于衡陽孤欲以此到國何如是謂禹中對于昆吾是謂正中

蠡曰大王且留以臣卜日於是范蠡進曰異哉大

王之擇日也王當疾趨車馳人走越王策馬飛輿遂

復宮闕吳封地百里於越東至炭瀆越舊經炭瀆在會稽縣東六十

里越絕曰勾踐稱炭聚載從炭瀆至鍊塘會稽志作炭浦西止周宗南造於山北

薄於海越王謂范蠡曰孤獲辱連年勢足以死得相

國之策再返南鄉今欲定國立城人民不足其功不

可以興爲之奈何范蠡對曰唐虞卜地夏殷封國古

公營城周雒威折萬里德致八極豈直欲破疆敵收

鄰國乎越王曰孤不能承前君之制修德自守亾衆

棲於會稽之山請命乞恩受辱被耻囚結吳宮幸來
歸國追以百里之封將遵前君之意復以會稽之上
而宜釋吳之地范蠡曰昔公劉去郃而德彰於夏夏
父讓地而名發於岐今大王欲欲字下當有立字國樹都并
敵國之境不處平易以岐切之都據四達之地將焉於

切立霸王之業越王曰寡人之計未有決定欲築城

立郭分設里閭欲委屬於相國於是范蠡乃觀天文
擬法於紫宮築作小城周千一百二十一步一圓三
方西北立龍飛翼之樓以象天門東南伏漏石竇以
象地戶陵門四達以象八風外郭築城而缺西北示

服事吳也不敢壅塞內以取吳故缺西北而吳不知

也北向稱臣委命吳國左右易處易音亦處上聲不得其位

明臣屬也城既成而怪山自生者琅琊東武海中山

也一夕自來故名怪山即龜山也在府東南二里一名飛來一名寶林一名怪山

越絕曰龜山勾踐所起游臺也寰宇記龜山即琅琊東武山一夕移於此范蠡曰臣之築

城也其應天矣崑崙之象存焉越王曰寡人聞崑崙

之山乃地之林上承皇天氣吐宇內下處后土稟受

無外滋聖生神嘔養帝會故帝字上當有五字帝處其陽陸

三王居其正地吾之國也扁扁疑當作偏天地之壤乘東

南之維斗去極北非糞土之城何能與王者比隆盛

哉范蠡曰君徒見外未見於內臣乃承天門制城合

氣於后土嶽象已設崑崙故出越之霸也越王曰苟

如相國之言孤之命也范蠡曰天地卒號以著其實

名東武起游臺其上東南為司馬門立增樓增與冠

其山巔以為靈臺水經註怪山者越起靈臺於起離

宮於淮陽越絕曰離臺周五百六十步在淮陽里中

宿臺在於高平越絕宿作指云中指臺馬丘周六百

東七駕臺在於成丘越絕駕馬臺立苑於樂野越絕曰

獵之處大樂故謂樂野其山上石室越王所休謀燕

臺在於石室越舊經宴臺在齊臺在於襟山被越境

州東南十里

越絕曰稷山者勾踐齋戒臺也既曰齋臺則襟當作稷稷山在會稽縣東五十三里勾踐之出

游也休息食室於冰厨一曰冰室所以備膳羞也越王乃召相國

范蠡大夫種大夫郢問曰孤欲以今日上明堂臨國

政專恩致令以撫百姓何日可矣惟三聖謂聖臣也指上三人

而言子胥曰越有聖臣范蠡紀綱維持范蠡曰今日丙午日也丙

陽將也是日吉矣又因良時臣愚以為可無始有終

得天下之中大夫種曰前車已覆後車必戒願王深

察范蠡曰夫子故不一二見也吾王今以丙午復初

臨政解救其本是一宜夫金制始而火救其終是二

宜蓄金之憂轉而及水是三宜君臣有差不失其理

是四宜王相去聲俱起天下立矣是五宜臣願急升明

堂臨政越王是日立政翼翼小心出不敢奢入不敢

侈越王念復吳讎非一旦也苦身勞心夜以接日目

臥則攻之以蓼足寒則漬之以水冬常抱冰夏還握

火愁心苦志懸膽於戶出入嘗之不絕於口中夜潛

泣泣而復嘯越王曰吳王好服之離體吾欲采葛詩

氏箋葛所使女工織細布獻之以求吳王之心於子毛

何如羣臣曰善乃使國中男女入山采葛會稽縣東

山越絕曰勾踐種葛使以作黃練之布欲獻之未及

遣使吳王聞越王盡心自守食不重味衣不重綵雖

長越春秋 卷之五 四

有五臺之游未嘗一日登翫吾欲因而賜之以書增

之以封東至於勾甬西至於檣李南至於姑末秋越

姑蔑之地姑蔑地名有二魯國下縣南有姑蔑北至

於平原越絕作武原縱橫八百餘里越王乃使大夫

種索葛布十萬甘蜜九党韻會引吳越春秋越以甘蜜九黨報吳增封之禮謂

黨為越椒今此書無九黨二字詳下文文筥之類皆以數計則甘蜜當作九黨玉篇黨丁益切盆也此党

字誤文筥七枚狐皮五雙晉竹十度度當作搜漢溝洫志漕船五百搜今

文作艘音騷船總名也或作艘以復封禮吳王得之曰以越僻狄狄當

狹作之國無珍今舉其貢貨而以復禮此越小心念功

不怠吳之效也夫越本與國千里吾雖封之未盡其

國子胥聞之退臥於舍謂侍者曰吾君失其石室之

囚縱於南林之中今但因虎豹之野而與荒外之草

於吾之心其無損也吳王得葛布之獻乃復增越之

封賜羽毛之飾机杖諸侯之服越國大悅采葛之婦

傷越王用心之苦乃作苦之詩事類賦引吳越春秋

稽賦註亦引此書曰葛不連蔓音台台音台我君心苦

命更之嘗膽不苦甘如飴事類賦及越舊經令我采

葛以作絲文選註引采葛婦詩有饑不遑食女工織

兮不敢遲弱於羅兮輕霏霏號絺素兮將獻之越王

悅兮忘罪除吳王歡兮飛尺書增封益地賜羽奇机

長成春秋

杖茵褥諸侯儀羣臣拜舞天顏舒我王何憂能不移
於是越王內修其德外布其道君不名教臣不名謀
民不名使官不名事國中蕩蕩無有政令越王內實
府庫墾其田疇民富國彊衆安道泰越王遂師八臣
與其四友時問政焉大夫種曰愛民而已越王曰奈
何種曰利之無害成之無敗生之無殺與之無奪越
王曰願聞種曰無奪民所好則利也民不失其時則
成之省刑去罰則生之薄其賦歛則與之無多臺游
則樂之靜而無苛則喜之民失所好則害之農失其
時則敗之有罪不赦則殺之重賦厚歛則奪之多作

臺游以罷

音疲

民則苦之勞擾民力則怒之

詳文意上文與之無

奪以下當有樂之無苦喜之無怒二句

臣聞善為國者遇民如父母之

愛其子如兄之愛其弟聞有饑寒為之哀見其勞苦

為之悲越王乃緩刑薄罰省其賦歛於是人民殷富

皆有帶甲之勇九年正月越王召五大夫而告之曰

昔者越國遁棄宗廟身為窮虜耻聞天下辱流諸侯

今寡人念吳猶躡者不怠走盲者不怠視孤未知策

謀惟大夫誨之扶同曰昔之亾國流民天下莫不聞

知今欲有計不宜前露其辭臣聞擊鳥之動故前俯

伏

此上八字文衍 猛獸將擊必餌

餌當作餌

毛帖伏鷲鳥將搏必

卑飛戢翼聖人將動必順辭和衆聖人之謀不可見
其象不可知其情臨事而伐故前無剽過之兵後無
伏襲之患今大王臨敵破吳宜損之辭無令泄也臣
聞吳王兵彊於齊晉而怨結於楚大王宜親於齊深
結於晉陰固於楚而厚事於吳夫吳之志猛驕而自
矜必輕諸侯而凌鄰國三國決權還爲敵國必角勢
交爭越承其弊因而伐之可克也雖五帝之兵無以
過此范蠡曰臣聞謀國破敵動觀其符孟津之會諸
侯曰可武王辭之方今吳楚結讎構怨不解齊雖不
親外爲其救晉雖不附猶效其義夫內臣謀而決讎

其策鄰國通而不絕其援斯正吳之興霸諸侯之上

尊臣聞峻高者隕

亦作頽下墜也

茂業者摧日中則移月滿

則虧四時不並盛五行不俱馳陰陽更唱

唱當作倡

氣有

盛衰故溢堤之水不淹其量燭乾之火不復其熾水

靜則無漚澗之怒火消則無烹毛之熱今吳乘諸侯

之威以號令於天下不知德薄而恩淺道狹而怨廣

權懸而智衰力竭而威折兵挫而軍退士散而衆解

臣請按師整兵待其壞敗隨而襲之兵不血刃士不

旋踵吳之君臣爲虜矣臣願大王匿聲無見其動以

觀其靜大夫苦成曰夫水能浮草木亦能沉之地能

生萬物亦能殺之江海能下谿谷亦能朝之聖人能
從衆亦能使之今吳承闔閭之軍制子胥之典教政
平未虧戰勝未敗大夫嚭者狂佞之人達於策慮輕
於朝事子胥力於戰伐死於諫議二人權必有壞敗
願王虛心自匿無示謀計則吳可滅矣大夫浩曰今
吳君驕臣奢民飽軍勇外有侵境之敵內有爭臣之
震其可攻也大夫句如左傳國語皆作皐如曰天有四時人有
五勝五德迭相勝也史歷書秦滅六國頗據五勝而自以爲獲水德之瑞前漢律歷志同昔湯
武乘四時之利而制夏殷桓繆據五勝之便而列六
國此乘其時而勝者也王曰未有四時之利五勝之

便願各就職也

勾踐陰謀外傳第九

越王勾踐十年二月越王深念遠思侵辱於吳蒙天

祉福得

得下當有返字

越國羣臣教誨各畫一策辭合意同

勾踐敬從其國已富反越五年未聞敢死之友或謂

諸大夫愛其身惜其軀者乃登漸臺望觀其羣臣有

憂與否相國范蠡大夫種句如之屬儼然列坐雖懷

憂患不形顏色越王卽鳴鐘驚檄

驚疑當作警

而召羣臣

與之盟曰寡人獲辱受耻上愧周王下慙晉楚幸蒙

諸大夫之策得返國修政富民養士而五年未聞敢

死之士雪仇之臣奈何而有功乎羣臣默然莫對者
越王仰天歎曰孤聞王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孤親被
奴虜之厄受囚破之耻不能自輔須賢任仁然後討
吳重負諸臣大夫何易見而難使也於是計硯年少
官卑列坐於後乃舉手而趨蹈席而前進曰謬哉君
王之言也非大夫易見而難使君王之不能使也越
王曰何謂計硯曰夫官位財幣金賞者君之所輕也
操鋒履刃艾音刈命投死者士之所重也今王易易字不通
疑若字之誤若吝同財之所輕而責士之所重何其殆哉於是
越王默然不悅面有愧色卽辭羣臣進計硯而問曰

孤之所得士心者何等計硯對曰夫君人尊其仁義者治之門也士民者君之根也開門固根莫如正身正身之道謹左右左右者君之所以盛衰者也願王明選左右得賢而已昔太公九聲而足其義未詳或恐字誤磻溪之餓人也西伯任之而王管仲魯之亾囚有貪分

之毀

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

齊桓得

之而霸故傳曰失士者亾得士者昌願王審於左右何患羣臣之不使也越王曰吾使賢任能各殊其事孤虛心高望冀聞報復之謀今咸匿聲隱形不聞其語厥咎安在計硯曰選賢實士各有一等遠使以難

平聲試以難事以效其誠內告以匿以知其信與之論事以

觀其智飲之以酒以視其亂酒能亂性論語唯指之

以使曲禮者指使註指事使人也以察其能示之以色以別其熊

五色以設士盡其實人竭其智知其智盡實則君臣

何憂越王曰吾以謀士效實人盡其智而士有未盡

進辭有益寡人也計硯曰范蠡明而知內文種遠以

見外願王請大夫種與深議則霸王之術在矣越王

乃請大夫種而問曰吾昔日受夫子之言自免於窮

厄之地今欲奉不羈之計以雪吾之宿讎何行而功

乎大夫種曰臣聞高飛之鳥死於美食深泉之魚死

於芳餌今欲伐吳必前求其所好參其所願然後能
得其實越王曰人之所好雖其願何以定而制之死

乎大夫種曰夫欲報怨復讎破吳滅敵者有九術史記

作七君王察焉越王曰寡人被辱懷憂內慙朝臣外

愧諸侯中心迷惑精神空虛雖有九術安能知之大

夫種曰夫九術者湯文得之以王桓穆得之以霸其

攻城取邑易於脫屣願大王覽之種曰一曰尊天事

鬼鬼下當有神字下以求其福二曰重財幣以遺去聲

贈也其君多貨賄以喜其臣三曰貴糴粟彙以虛其

國利所欲以疲其民四曰遺美女以惑其心而亂其

謀五曰遺之巧工良材使之起宮室以盡其財六曰遺之諛臣使之易伐七曰彊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君王國富而備利器九曰利甲兵以承其弊凡此九術君王閉口無傳守之以神取天下不難而況於吳乎越王曰善乃行第一術立東郊以祭陽名曰東皇公立西郊以祭陰名曰西王母祭陵山於會稽禹陵山

之山先秦古書帝王冢皆不稱陵陵之名自漢始 祀水澤於江州今之江州春秋時為

吳西境楚東境越不得祀水澤於其地兼晉以前亦未有江州之名蜀之巴郡古有江州縣又去越遼遠

亦非當時祀水澤之地州字義當作洲按說文州渚也字本作州水中可居者州今作洲蓋後人加水以

別州縣 事鬼神一年國不被災越王曰善哉大夫之

之字

術願論其餘種曰吳王好起宮室用工不輟王選名

山神材奉而獻之越王乃使木工千餘人入山伐

木一年師無所幸作士工作思歸皆有怨望之心而

歌木客之吟水經註勾踐使工人伐柴楯欲以獻一
吳人不得歸工人憂思作木客吟

夜天生神木一雙大二十圍長五十尋陽爲文梓陰

爲榎枏巧工施校制以規繩雕治圓轉刻削磨礪分

以丹青錯畫文章嬰以白璧鏤以黃金狀類龍蛇文

彩生光乃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曰東海役臣臣孤

勾踐使臣種敢因下吏聞於左右賴大王之力竊爲

小殿有餘材謹再拜獻之吳王大悅徐天祐曰天生
神木不假日夜

之所息一夕而大二十圍長五十尋有是哉使茲事而信越嘗以其木致於吳而行人之辭乃曰東海役臣獻為殿之餘材甚非所以禮吳而示有先也且越有五臺未嘗敢上吳王以為畏法服威夫既天之產材若是其異人之致飾若是其都而名之曰餘材則越之為殿亦已伏矣而特以其遺餘奉吳何越之失言而吳之易悅耶

子胥諫曰王勿受也昔者桀起靈臺紂起鹿臺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五穀不熟天與其災民虛

國變遂取滅亾大王受之必為越王所戮吳王不聽

遂受而起姑蘇之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二百

里臺始基於闔閭而新作於夫差吳地記曰高三百丈廣八十四丈行路之人道死

巷哭不絕嗟嘻之聲民疲士苦人不聊生越王曰善

哉第二術也

十一年越王深念永思惟欲伐吳乃請計硯問曰吾
欲伐吳恐不能破早欲興師惟問於子計硯對曰夫
興師舉兵必且內蓄五穀實其金銀滿其府庫勵其
甲兵凡此四者必察天地之氣原於陰陽明於孤虛
史龜策傳曰辰不全故有孤虛六甲孤虛法甲子旬
中無戌亥戌亥即為孤辰巳即為虛蓋旬空為孤對
衝為虛餘五旬可以類推劉
歆七畧有風候孤虛二十卷審於存亡乃可量敵越
王曰天地存亡其要奈何計硯曰天地之氣物有死
生原陰陽者物貴賤也明孤虛者知會際也審存亡
者別真偽也越王曰何謂死生真偽乎計硯曰春種
八穀夏長而養秋成而聚冬畜而藏夫天時有生

四以

時言則有生
當作春生

而不救種是一死也夏長無苗二死也

秋成無聚三死也冬藏無畜四死也雖有堯舜之德無如之何夫天時有生勸者老作者少反氣應數不失厥理一生也留意省察謹除苗穢穢除苗盛二生也前時設備物至則收國無逋稅民無失穗三生也倉已封塗除陳入新君樂臣歡男女及信四生也夫陰陽者太陰所居之歲留息三年貴賤見矣夫孤虛者謂天門地戶也存亾者君之道德也越王曰何子之年少於物之長也計硯曰有美之士不拘長少越王曰善哉子之道也乃仰觀天文集察緯宿

天象定者為經

動者為緯故五星亦曰曆象四時以下者上虛設八

倉從陰收著

陟略切置也

望陽出糶筴

筴通作策

其極計三年

五倍越國熾富勾踐歎曰吾之霸矣善計硯之謀也

十二年越王謂大夫種曰孤聞吳王淫而好色惑亂

沉湎不領政事因此而謀可乎種曰可破夫吳王淫

而好色宰嚭佞以曳心往獻美女其必受之惟王選

擇美女二人而進之越王曰善乃使相者國中得苧

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

會稽志苧蘿山在諸暨縣南五里輿地志諸暨

縣苧蘿山西施鄭旦所居十道志勾踐索美女以獻吳王得之諸暨苧蘿山賣薪女也西施山下有浣沙

石飾以羅縠教以容步習於土城

越舊經土城在臨會稽縣東六里

於都巷三年學服而獻於吳乃使相國范蠡進曰越

王勾踐竊有二遺女越國洿下困迫不敢稽留謹使

臣蠡獻之大王不以鄙陋寢容貌不揚曰寢通作寢廣韻寢陋又貌醜或

作侵史魏其傳武安貌侵短小謂醜惡也願納以供箕箒之用吳王大悅

曰越貢二女乃勾踐之盡忠於吳之證也子胥諫曰

不可王勿受也臣聞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

昔桀易湯而滅紂易文王而亾大王受之後必有殃

臣聞越王朝書不倦晦誦竟夜且聚敢死之士數萬

是人不死必得其願越王服誠行仁聽諫進賢是人

不死必成其名越王夏被毛裘冬御絺綌是人不死

必為對隙臣聞賢士國之寶美女國之咎夏亾以妹

喜殷亾以妲已周亾以褒姒桀伐有施有施氏以妹喜女焉有寵而亾殷幽王伐有

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已女焉有寵而亾殷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有寵生伯服逐太子宜臼太

子奔申申人與緡岳戎攻幽王周於是乎亾妹音未喜音嬉吳王不聽遂受其女

越王曰善哉第三術也

十三年越王謂大夫種曰孤蒙子之術所圖者吉未

嘗有不合也今欲復謀吳奈何種曰君王自陳越國

微鄙年穀不登願王請糴以入其意天若棄吳必許

王矣越乃使上聲大夫種使去聲吳因宰嚭求見吳王辭

曰越國洿下水旱不調年穀不登人民飢乏道荐饑

餒願從大王請糴來歲卽復太倉惟大王救其窮窘
吳王曰越王信誠守道不懷二心今窮歸愬吾豈愛
惜財寶奪其所願子胥諫曰不可非吳有越越必有
吳吉往則凶來是養生寇而破國家者也與之不爲
親不與未成寃且越有聖臣范蠡勇以善謀將有修
飾攻戰以伺吾間去聲下同觀越王之使使來請糴者非
國貧民困而請糴也以入吾國伺吾王間也吳王曰
寡人卑服越王而有其衆懷其社稷以愧勾踐勾踐
氣服爲駕車却行馬前諸侯莫不聞知今吾使之歸
國奉其宗廟復其社稷豈敢有反吾之心乎子胥曰

臣聞士窮非難抑心下人其後有激人之色臣聞越
王饑餓民之困窮可因而破也今不用天之道順地
之理而反輸之食固君之命狐雉之相戲也夫狐卑
體而雉信之故狐得其志而雉必死可不慎哉吳王
曰勾踐國憂而寡人給之以粟恩往義來其德昭昭
亦何憂乎子胥曰臣聞狼子有野心仇讎之人不可
親夫虎不可餒以食螻蟲名一曰虺善螫人蛇不恣其意今大
王捐國家之福以饒無益之讎棄忠臣之言而順敵
人之欲臣必見越之破吳豸蟲無足曰豸疑當作豸鹿游於姑
胥之臺荆榛蔓於宮闕願王覽武王伐紂之事也太

宰嚭從旁對曰武王非紂王臣也率諸侯以伐其君

雖勝殷謂義乎子胥曰武王即成其名矣太宰嚭曰

親戮主以為名吾不忍也子胥曰盜國者封侯盜金

者誅令使武王失其理則周何為三家之表意謂釋箕子之

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也太宰嚭曰子胥為人臣徒欲干君之

好拂君之心以自稱去聲滿君何不知過乎子胥曰太

宰嚭固欲以求其親前縱石室之囚受其寶女之遺

去聲外交敵國內惑於君大王察之無為羣小所侮今

大王譬若浴嬰兒雖啼無聽宰嚭之言吳王曰宰嚭

是子無乃聞寡人言非忠臣之道類於佞諛之人太

宰嚭曰臣聞鄰國有急千里馳救是乃王者封亾國
之後五霸輔絕滅之末者也吳王乃與越粟萬石而
令之曰寡人逆羣臣之議而輸於越年豐而歸寡人
大夫種曰臣奉使返越歲登誠還吳貸大夫種歸越
越國羣臣皆稱萬歲卽以粟賞賜羣臣及於萬民二
年越王粟稔揀擇精粟而蒸還於吳復還斗斛之數
亦使大夫種歸之吳王王得越粟長太息謂太宰嚭
曰越地肥沃其種甚嘉可留使吾民植之於是吳種
越粟粟種殺而無生者吳民大饑越王曰彼以窮居
其可攻也大夫種曰未可國始貧耳忠臣尚在天氣

未見湏俟其時越王又問相國范蠡曰孤有報復之
 謀水戰則乘舟陸行則乘輿與舟之利頓於兵弩今
 子爲寡人謀事莫不謬者乎范蠡對曰臣聞古之聖
 君莫不習戰用兵然行陣隊伍軍鼓之事吉凶決在
 其工今聞越有處女出於南林越舊經南林在山陰縣南國人稱
 善願王請之立可見越王乃使使聘之問以劍戟之
 術處女將北見於王道逢一翁自稱曰袁公問於處
 女吾聞子善劍願一見之女曰妾不敢有所隱惟公
 試之於是袁公卽杖箒笳竹箒笳竹名箒直尋切笳
央魚切吳都賦其竹則
藝文類聚引吳
越春秋處女善

箒笳竹枝上頡橋未墮地女卽捷末

箒笳

越春秋處女善

劍事與此小異曰袁公即挽林內之竹似枯槁未折
墮地女接取其未按此書未字當作未捷通作接易
晝日三接禮記太子生接以太牢
左傳子同生接以太牢註並音捷

袁公則飛上樹變

爲白猿遂別去見越王越王問曰夫劍之道則如之
何女曰妾生深林之中長於無人之野無道不習不
達諸侯竊好擊之道誦之不休妾非受於人也而忽
自有之越王曰其道如何女曰其道甚微而易其意
甚幽而深道有門戶亦有陰陽開門閉戶陰衰陽興
凡手戰之道內實精神外示安儀見之似好婦奪之
似懼虎布形候氣與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滕滕當作騰
兔追形逐影光若佛彷彿呼吸往來不及法禁縱橫逆

順直復不聞斯道者一人當百百人當萬王欲試之

其驗卽見越王卽加女號號曰越女乃命五板之墮

長高習之教軍士

詩註一文爲版五版爲堵左傳五版爲堵五堵爲雉版亦作板此墮

字疑當作隊長疑是上聲高或人名也

當世

勝字上疑當有莫能二字

勝越女之劍

於是范蠡復進善射者陳音音楚人也越王請音而

問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楚之鄙人嘗步

於射術未能悉知其道越王曰然願子一二其辭音

曰臣聞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起古之孝子越王曰

孝子彈者奈何音曰古者人民朴質饑食鳥獸渴飲

霧露死則裹以白茅投於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爲

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絕鳥獸之害故歌曰斷竹

續竹飛土逐害之謂也於是神農皇帝皇當作黃弦木為

弧剡木為矢世本黃帝臣牟夷作矢弧矢之利以威四方黃帝

之後楚有弧父弧父者生於楚之荆山生不見父母

為兒之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以其道傳於羿羿傳

逢蒙逢蒙傳於楚琴氏琴氏以為弓矢不足以威天

下當是之時諸侯相伐兵刃交錯弓矢之威不能制

服琴氏乃橫弓着臂施機設樞釋名弩柄曰臂鈞弦曰牙牙外曰郭郭下

有懸刃合而名之曰機言機功也亦言如門戶之樞機開闔有節加之文選註所引與此畧同但以力然後諸

侯可服琴氏傳之楚三侯文選註所引與此畧同但云琴氏傳大魏大魏傳楚

三侯少 所謂句亶鄂章人號麋侯翼侯魏侯也 熊渠

異耳 長子康為句亶王紅為鄂王少子執疵 為越章王三侯者未僭王號時所稱也 自楚之三侯

傳至靈王自稱之楚累世蓋以桃弓棘矢而備鄰國

也 楚右尹子革曰唯是桃 孤棘矢以共禦王事 自靈王之後射道分流百

家能人用莫得其正臣前人受之於楚五世於臣矣

臣雖不明其道惟王試之越王曰弩之狀何法焉陳

音曰郭為方城守臣子也教為人君命所起也牙為

執法守吏卒也牛為中將主內裏也關為守禦檢去

止也錡為侍從聽人主也臂為道路通所使也弓為

將軍主重負也弦為軍師禦戰士也矢為飛客主教

使也金爲實

不止也衛爲副使正道里也又爲

受教知可否也縹爲都尉執左右也敵爲百死不得
駭也鳥不及飛獸不暇走弩之所向無不死也臣之
愚劣道悉如此越王曰願聞正射之道音曰臣聞正
射之道道衆而微古之聖人射弩未發而前名其所
中射命中也臣未能如古之聖人請悉其要夫射之道身
若戴板頭若激卵左蹠右足橫向左手若附枝右手
若抱兒舉弩望敵翕心咽煙與氣俱發得其和平神
定思去去止分離右手發機左手不知一身異教豈
况雄雌此正射持弩之道也願聞望敵儀表投分平聲

飛矢之道音曰夫射之道從分望敵合以參連

周禮五射

二曰參連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也

弩有斗石矢有輕重石取一兩

其數乃平遠近高下求之銖分道女在斯無有遺言

越王曰善盡子之道願子悉以教吾國人音曰道出

於天事在於人人之所習無有不神於是乃使陳音

教士習射於北郊之外三月軍士皆能用弓弩之巧

陳音死越王傷之葬於國西號其葬所曰陳音山

在山

陰縣西南四里寰宇記曰屬上虞縣非也

吳越春秋五卷

終

吳越春秋六卷

漢 趙曄撰

明 吳瑄校

勾踐伐吳外傳第十

勾踐十五年謀伐吳

按勾踐七年歸自吳既反國四年即與范蠡謀伐吳自茲四年

間必謀之蠡皆以為未可國語記之稍詳至是始謂伐吳左傳見於哀公十三年正勾踐十五年也

大夫種曰孤用夫子之策免於天虐之誅還歸於國

吾誠已說

音稅下同

於國人國人喜悅而子昔日云有天

氣即來陳之今豈有應乎種曰吳之所以疆者為有

子胥今伍子胥忠諫而死是天氣前見亾國之證也

願君悉心盡意以說國人越王曰聽孤說國人之辭
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以大國報讎以暴露百姓之
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誠更其術於是乃
葬死問傷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迎來除民所害然後
卑事夫差往宦士三百人於吳吳封孤數百里之地
因約吳國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
方之民歸之若水寡人不能爲政將率二三子夫婦
以爲藩輔令壯者無娶老妻老者無娶壯婦女子十
七未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
免者免者免身脫也謂生子以告於孤令醫守之生男二貺之

以壺酒一犬生女二賜以壺酒一豚

大陽玄田
豚陰玄田

生子三

人孤以乳母生子二人孤與一養長子死三年釋吾

政季子死三月釋吾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吾子也令

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官其子欲仕量

平

其居好

上

其衣飽其食而簡銳之凡四方之士來者必朝而

禮之載飯與羹以游國中僮子戲而遇孤孤舖

而啜之施以愛問其名非孤飯不食非夫人事不衣

七年不收國民家有三年之畜男卽歌樂女卽會笑

今國之父兄日請於孤曰昔夫差辱吾君王於諸侯

長爲天下所耻今越國富饒君王節儉請可報耻孤

辭之曰昔者我辱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如寡人者何
敢勞吾國之人以塞吾之宿讎父兄又復請曰誠四
封之內盡吾君子子報父仇臣復君隙豈敢有不盡
力者乎臣請復戰以除君王之宿讎孤悅而許之大
夫種曰臣觀吳王得志於齊晉謂當遂涉吾地以兵
臨境今疲師休卒一年而不試以忘於我我不可
怠臣當卜之於天吳民既疲於軍困於戰鬪市無赤
米之積國廩空虛其民必有移徙之心寒就蒲羸
作羸蒲水草
羸蚌蛤之屬於東海之濱夫占兆人事又見於卜筮
王若起師以可會之利犯吳之邊鄙未可往也吳王

雖無伐我之心亦雖動之以怒不如詮其間去聲以知

其意越王曰孤不欲有征伐之心國人請戰者三年

矣吾不得不從民人之欲今聞大夫種諫難去聲越父

兄又諫曰吳可伐勝則滅其國不勝則困其兵吳國

有成王與之盟功名聞於諸侯王曰善於是乃大會

卒臣而令之曰有敢諫伐吳者罪不赦蠡種相謂曰

吾諫已不合矣然猶聽君王之令越王會軍烈士而

大誠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不足

而患其志行去聲之少耻也國語註少耻謂進不念功臨難苟免今夫差

衣水犀甲者十有三萬人微外有山犀有水犀水犀之皮有珠甲山犀則無吳

以水犀皮飾甲也
周禮犀甲壽百年

不患其志行之少耻也而患其衆

之不足今寡人將助天威吾不欲匹夫之小勇也吾

欲士卒進則思賞退則避刑於是越民父勉其子兄

勸其弟曰吳可伐也越王復召范蠡謂曰吳已殺子

胥道

道當
作導

諛者衆吾國之民又勸孤伐吳其可伐乎

范蠡曰未可須明年之春然後可耳王曰何也范蠡

曰臣觀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精兵從王國中空虚

老弱在後太子畱守兵始出境未遠聞越掩其空虚

兵還不難也不如來春其夏六月丙子勾踐復問范

蠡曰可伐矣乃發習流二千人俊士四萬君子六千

諸御千人

史記俊士作教士索隱曰虞書云流宥五刑習流謂流放之罪人使之習戰教士謂

常所教練之兵也君子謂君所子養有恩惠者諸御謂諸理事之官在軍有職掌者徐天祐曰笠澤之戰

越以三軍潛涉蓋以兵師勝此所謂習流是即習水戰之兵若曰使罪人習戰越一小國流放者何至二

千人以乙酉與吳戰丙戌遂虜殺太子丁亥入吳焚

姑胥臺吳告急於夫差夫差方會諸侯於黃池恐天

下聞之即密不令洩已盟黃池乃使人請成於越勾

踐自度未能滅乃與吳平

二十一年七月越王復悉國中士卒伐吳

按左傳哀公十七年

越伐吳吳禦之笠澤實勾踐十九年事此書不當以為二十一年也

會楚使申包胥聘

於越越王乃問包胥曰吳可伐耶申包胥曰臣鄙於

策謀未足以卜越王曰吳為不道殘我社稷夷吾宗

廟以為平原使不得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中國語作衷

惟是與馬兵革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誠聞聞當作問於戰

何以為可申包胥曰臣愚不能知越王固問包胥乃

曰夫吳良國也傳賢於諸侯敢問君王之所戰者何

越王曰在孤之側者飲酒食肉未嘗不分孤之飲食

不致其味聽樂不盡其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

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越王曰越國之中吾博愛以

子之忠惠以養之吾今修寬刑欲國語欲作施民所欲去

民所惡烏故切憎也稱其善掩其惡過各切不善也求以報吳願

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王曰越國之中
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損其有餘使貧
富不失其利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
未可以戰王曰邦國南則距楚西則薄晉北則望齊
春秋奉幣玉帛子女以貢獻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
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無以加斯矣猶未可戰夫戰
之道知音智爲之始以仁次之以勇斷之君將去聲不知
卽無權變之謀以別衆寡之數不仁則不得與三軍
同饑寒之節齊苦樂之喜不勇則不能斷去就之疑
決可否之議於是越王曰敬從命矣冬十月越王乃

請八大夫

國語越王乃召五大夫問戰奚以而可韋昭解五大夫舌庸苦成大夫種范蠡臯如

之屬按此書其辭大略與國語同而云八大夫則異詳下文止七人豈與楚大夫申包胥共為八大夫耶

曰昔吳為不道殘我宗廟夷我社稷以為平原使不

血食吾欲徼天之中

秉

兵革既具無所以行之吾問

於申包胥即已命孤矣敢告諸大夫如何大夫曳庸

曰審賞則可戰也審其賞明其信無功不及有功必

加則士卒不怠王曰聖哉大夫苦成曰審罰則可戰

審罰則士卒望而畏之不敢違命王曰勇哉大夫文

種曰審物則可戰審物則別是非是非明察人莫能

惑王曰辨哉大夫范蠡曰審備則可戰審備慎守以

待不虞備設守固必可應難去聲王曰慎哉大夫臯如

曰審聲則可戰審於聲音以別清濁清濁者謂吾國

君名聞於周室令諸侯不怨於外王曰得哉大夫扶

同曰廣恩知分則可戰廣恩以博施知分而不外王

曰神哉大夫計硯曰候天察地參應其變則可戰天

變地應人道便利三者前見則可王曰明哉於是勾

踐乃退齋而命國人曰吾將有不虞之議自近及遠

無不聞者乃復命有司與國人曰承命有賞皆造國

門之期有不從命者吾將有顯戮勾踐恐民不信使

以征不義聞於周室令平聲諸侯不恐於外令去聲巴

下命令字

皆同國中曰五日之內則吾良人矣過五日之外則非

吾之民也又將加之以誅教令既行乃入命於夫人

王背音倍下背垣同屏夫人向屏而立王曰自今日之後內

政無出外政無入各守其職以盡其信內中辱者則

是子境外千里辱者則是子子當作我也吾見子於是以

爲明誠矣王出宮夫人送王不過屏王因反闔其門

填之以土夫人去笄側席而坐安心無容三月不掃

王出則復背垣而立大夫向垣而敬王乃令大夫曰

食音飼士不均地壤不修使孤有辱於國是子之罪臨

敵不戰軍士不死有辱於諸侯功隳於天下是孤之

責自今以往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固誠子大夫敬
受命矣王乃出大夫送出垣反闔外宮之門填之以
土大夫側席而坐不御五味不答所勸勾踐有命於
夫人大夫曰國有守禦乃坐露壇之上列鼓而鳴之
軍行成陣卽斬有罪者三人以徇於軍令曰不從吾
令者如斯矣明日徙軍於郊斬有罪者三人徇之於
軍令曰不從吾令者如斯矣王乃令國中不行者與
之訣而告之曰爾安土守職吾方往征討我宗廟之
讎以謝於二三子令平國人各送其子弟於郊境之
上軍士各與父兄昆弟取訣國人悲哀皆作離別相

去之詞曰躒躁摧長慝兮擢戟馭矣

及音殊兵器詩伯也執及周禮

及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於兵車旅賁以先驅說文積竹謂削去白取其青處合之取其有力釋名及殊也長一丈二尺無刃有所撞拄於車上使殊離也所離不降兮以泄我王氣

蘇三軍一飛降

去聲

兮所向皆殂一士判死兮而當百

夫道祐有德兮吳卒自屠雪我王宿耻兮威振八都

軍伍難更兮勢如貔羆

貔猛獸陸機曰似虎或曰似羆羆樁俱切似狸能捕獸祭

天陸佃曰虎五指為羆

行行各努力兮於乎於乎於是觀者莫

不悽惻明日復徙軍於境上斬有罪者三人狗之於

軍曰有不從令者如此後三日復徙軍於檇李斬有

罪者三人以狗於軍曰其淫心匿行

匿疑當作隱行去聲

不當

敵者如斯矣勾踐乃命有司大狗軍曰其有父母無
昆弟者來告我我有大事子離父母之養親老之愛
赴國家之急子在軍寇之中父母昆弟有在疾病之
地吾視之如吾父母昆弟之疾病也其有死亾者吾
葬埋殯送之如吾父母昆弟之有死亾葬埋之矣明
日又狗於軍曰士有疾病不能隨軍從兵者吾子其
醫藥給其糜粥與之同食明日又狗於軍曰筋力不
足以勝平聲甲兵志行不足以聽王命者吾輕其重和
其任明日旋軍於江南更陳嚴法復誅有罪者五人
狗曰吾愛士也雖吾子不能過也

卽君所
子養者

及其犯誅

自吾子亦不能脫也恐軍士畏法不使自謂未能得
士之死力道見鼃張腹而怒將有戰爭之氣卽爲之
軾其士卒有問於王曰君何爲敬鼃蟲而爲之軾勾
踐曰吾思士卒之怒久矣而未有稱去聲吾意者今鼃
蟲無知之物見敵而有怒氣故爲之軾於是軍士聞
之莫不懷心樂死人致其命有司將軍大猷軍中曰
隊各自令其部部各自令其士歸而不歸處而不處
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不如令者
斬於是吳悉兵屯於江北越軍於江南越王中分其
師以爲左右軍皆被兕甲

爾雅兕似牛註一角青色皮堅厚可制鎧鎧卽甲也

周禮兕甲又令安廣之人佩石礮之矢張盧生之弩

壽二百年躬率君子之軍六千人以為中陣明日將戰於江乃

以黃昏令於左軍銜枚遡江而上五里以須吳兵復

令於右軍銜枚踰江十里復須吳兵於夜半使左軍

涉江鳴鼓中水以待吳發吳師聞之中大駭相謂曰

今越軍分為二師將以使我眾亦即以夜暗中分

其師以圍越越王陰使左右軍與吳望戰以大鼓相

聞潛伏其私卒六千人銜枚不鼓攻吳吳師大敗

左傳載笠澤之戰夾水而陳吳之禦越越之敗吳大槩與此畧同越之左右軍乃遂伐

之大敗之於圍常昭曰圍笠澤也史記正義吳地記皆曰笠澤松江之別名又敗

吳越春秋

之於郊又敗之於津如是三戰三北徑至吳圍吳於

西城吳王大懼夜遁越王追奔攻吳兵入於江陽松

陵吳地記在松江松欲入胥門來至六七里望吳南

城見伍子胥頭巨若車輪目若耀電鬚髮四張射於

十里越軍大懼留兵假道即日夜半暴風疾雨雷奔

電激飛石揚砂疾如弓弩越軍壞敗松陵却退兵士

僵斃人衆分解莫能救止范蠡文種乃稽顙肉袒拜

謝子胥願乞假道子胥乃與種蠡夢曰吾知越之必

入吳矣故求置吾頭於南門以觀汝之破吳也惟欲

以窮夫差定汝入我之國吾心又不忍故為風雨以

還汝軍然越之伐吳自是天也吾安能止哉越如欲

入更從東門我當為汝開道貫城以通汝路於是越

軍明日更從江出入海陽於三道之翟水乃穿東南

隅以達越軍遂圍吳守一年吳師累敗左傳哀公二十

是為勾踐二十二年哀公二十二年越滅吳為勾踐

二十四年蓋首尾三年也國語曰居軍三年吳師自

潰越世家亦曰留圍之二年吳師敗與左傳合此書

繫其事於一十一年以為圍守一年而滅吳誤也

遂棲吳王於姑胥之山吳使王孫駱史記作公孫雄

國語作王孫雄韋昭曰王孫姓也肉袒膝行而前請成於越王曰孤

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

得與君王結成以歸今君王舉兵而誅孤臣孤臣惟

命是聽意者猶以今日之姑胥曩日之會稽也若徼
天之中衷得赦其大辟則吳願長爲臣妾勾踐不忍
其言將許之成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
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可逆命乎且君王早朝晏罷切
齒銘骨謀之二十餘年豈不緣一朝之事耶今日得
而棄之其計可乎天與不取還受其咎君何忘會稽
之厄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不忍對其使者范蠡遂
鳴鼓而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急去不時得
罪吳使涕泣而去勾踐憐之使令入謂吳王曰吾置
君於甬東給君夫婦三百餘家以没王世可乎吳王

辭曰天降禍於吳國不在前後正孤之身失滅宗廟

社稷者吳之土地民臣越既有之孤老矣不能臣王

遂伏劍自殺

上卷夫差傳亦曰引劍而依之死吳世家云自到死越世家止言自殺按左傳

吳王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丘明春秋時人所聞當必不謬越絕曰越王與之劍使自圖之吳王乃旬日而自殺意者勾踐雖與之劍而夫差自以縊死耶勾踐已滅吳乃以兵北渡

江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

索隱曰徐音舒徐州齊邑薛縣是也其字從人

左氏作舒大事記解題曰徐州即舒州也史記正義曰音舒其字從人

致貢於周周元

王使人賜勾踐已受命號去還江南以淮上地與楚

歸吳所侵宋地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之時越兵橫

行於江淮之上諸侯畢賀

初學記引吳越春秋曰越王平吳後立賀臺於越此

書無之亦越王還於吳當歸而問於范蠡曰何子言

關文也之其合於天范蠡曰此素女之道一言即合大王之

事王問為為當實金匱之要在於上下越王曰善哉

吾不稱王其可悉乎蠡曰不可昔吳之稱王僭天子

之號天變於上日為陰蝕今君遂僭號不歸恐天變

復見越王還於吳置酒文臺羣臣為樂音乃命樂音

下作伐吳之曲樂師曰臣聞即事作操去聲功成作樂

君王崇德誨化有道之國誅無義之人復讎還耻威

加諸侯受霸王之功效可象於圖畫德可刻於金石

聲可託於絃管名可留於竹帛臣請引琴而鼓之遂

作章暢辭曰屯乎今欲伐吳可未耶大夫種蠡曰吳
殺忠臣伍子胥今不伐吳人人當何須大夫種進祝
酒其辭曰皇天祐助我王受福良臣集謀我王之德
宗廟輔政鬼神承翼君不怠臣臣盡其力上天蒼蒼
不可掩塞觴酒二升萬福無極於是越王默然無言
大夫種曰我王賢仁懷道抱德滅讎破吳不怠返國
賞無所恡羣邪杜塞君臣同和福祐千億觴酒二升
萬歲難極臺上羣臣大悅而笑越王面無喜色范蠡
知勾踐愛壤土不惜羣臣之死以其謀成國定必復
不須功而返國也故面有憂色而不悅也范蠡從吳

欲去恐勾踐未返失人臣之義乃從入越行謂文種
曰子來去矣越王必將誅子種不然言蠡復爲書遺
種曰吾聞天有四時春生冬伐人有盛衰泰終必否
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惟賢人乎蠡雖不才明知
進退高鳥已散良弓將藏狡兔已盡良犬就烹夫越
王爲人長頸鳥喙鷹視狼步可以共患難而不可共
處樂可與履危不可與安子若不去將害於子明矣
文種不信其言越王陰謀范蠡議欲去微倖三十四
年九月丁未范蠡辭於王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
死義一也今臣事大王前則無滅未萌之端後則無

救已傾之禍雖然臣終欲成君霸國故不辭一死一
生臣竊自惟乃使於吳王之慙辱蠹所以不死者誠
恐讒於太宰詔成伍子胥之事故不敢前死且須臾
而生夫耻辱之心不可以大承上文而言則大當作父流汗之愧
不可以忍幸賴宗廟之神靈大王之威德以敗爲成
斯湯武克夏商而成王業者定功雪耻臣所以當席
日久臣請從斯辭矣越王惻然泣下霑衣言曰國之
士大夫是子國之人民是子使孤寄身託號以俟命
矣今子云去欲將逝矣是天之棄越而喪孤也亦無
所恃者矣孤竊有言公位乎位當作住分國共之去乎妻

子受戮范蠡曰臣聞君子俟時計不數音朔謀死不被
疑內不自欺臣旣逝矣妻子何法乎王其勉之臣從
此辭乃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人莫知其所適范蠡
旣去越王愀然變色召大夫種曰蠡可追乎種曰不
及也王曰奈何種曰蠡去時陰畫六陽畫三日前之
神莫能制者玄武天空威行孰敢止者度天關涉天
梁後入天一前翳神光言之者死視之者狂臣願大
王勿復追也蠡終不還矣越王乃收其妻子封百里
之地有敢侵之者上天所殃於是越王乃使良工鑄
金象范蠡之形置之坐側朝夕論政自是之後計硯

佯狂大夫曳庸扶同臯如之徒日益疎遠不親於朝
大夫種內憂不朝人或讒之於王曰文種棄宰相之
位而令君王霸於諸侯今官不加增位不益封乃懷
怨望之心憤發於內色變於外故不朝耳異日種諫

曰臣所以在在當朝而晏罷若身疾作者但為吳耳

今已滅之王何憂乎越王默然時魯哀公患三相欲

因諸侯以伐之三相亦患哀公之怒以故君臣作難

去聲哀公奔陘三相攻哀公公奔衛又奔越哀公二十七年公如

公孫有陘氏乃遂如越史記曰公如陘氏三相攻公
公奔于衛遂如越陘楚地也杜預曰有陘氏即有山

氏魯國空虛國人悲之來迎哀公與之俱歸勾踐憂

文種之不圖故不爲哀公伐三桓也

二十五年丙午平旦越王召相國大夫種而問之吾
聞知人易自知難其知相國何如人也種曰哀哉大
王知臣勇也不知臣仁也知臣忠也不知忠信也臣
誠數音朔以損聲色滅淫樂奇說怪諭盡言竭忠以犯
大王逆心拂耳必以獲罪臣非敢愛死不言言而後
死昔子胥於吳矣夫差之誅也謂臣曰狡兔死良犬
烹敵國滅謀臣亾范蠡亦有斯言何大王問犯玉門
之第八臣見王志也越王默然不應大夫亦罷哺其
耳以成人惡大其妻曰君賤一國之相少王祿乎臨

食不亨

亨當作亨

哺以惡何

句

妻子在側匹夫之能自致

相國尚何望哉無乃爲貪乎何其志忽忽若斯種曰
悲哉子不知也吾王旣免於患難雪耻於吳我悉徙
宅自投死亾之地盡九術之謀於彼爲佞在君爲忠
王不察也乃曰知人易自知難吾答之又無他語是
凶妖之證也吾將復入恐不再還與子長訣相求於
玄冥之下妻曰何以知之種曰吾見王時正犯玉門
之第八也辰尅其日上賊於下是爲亂醜必害其良
今日尅其辰上賊下止吾命須臾之間耳越王復召
相國謂曰子有陰謀兵法傾敵取國九術之策今用

三已破疆吳其六尚在子所願幸以餘術為孤前王
於地下謀吳之前人於是種仰天歎曰嗟乎吾聞大
恩不報大功不還其謂斯乎吾悔不隨范蠡之謀乃
為越王所戮吾不食善言故哺以人惡越王遂賜文
種屬盧盧當之劍種得劍又歎曰南陽之宰而為越
王之擒自笑曰後百世之末忠臣必以吾為喻矣遂

伏劍而死徐天祐曰勾踐脫囚虜之辱苦身勞思君臣相與謀報吳者二十餘年卒以越霸諸

臣雖與有力而種蠡之功居多蠡見幾而作可謂明且哲矣種之死也無罪而越王誅之也無名其辭乃曰幸以餘術為孤前王於地下謀吳之前人是何言歟令死者有知謀之地下何益如其無知焉用謀之夫大功不賞而淫刑以報此種所以仰天而歎又自笑也越王葬種於國之西山

卽臥龍山又名種山一日重山太平御覽
曰種山之名因大夫種以語訛成重也
樓船之卒

三千餘人造鼎足之美
周禮冢人丘隧註美道也疏曰天子有隧諸侯已下有美

道史衛世家共伯入釐侯美索隱曰美音延延墓道又以戰切始皇紀曰大事畢閉中羨下外羨上卷夫

差傳羨門當亦與此同義或入三峰之下葬一年伍子胥從海上

穿山脅而持種去與之俱浮於海故前潮水潘候者

伍子胥也後重水者大夫種也越王既已誅忠臣霸

於關東從瑯邪起觀去聲臺周七里以望東海死士八

千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射求賢士孔子聞之從弟

子奉先王雅琴禮樂奏於越越王乃被唐夷之甲上卷

王僚傳被棠錢之甲帶步光之劍杖屈盧之矛典畧曰周有屈盧之矛說文矛

卷之六

首矛也建於兵車長二丈周禮首矛長常有四尺蓋十六尺為常蓋四尺則二丈也出死士以

三百人為陣關下孔子有頃到越王曰唯唯夫子何

以教之孔子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奏雅琴以

獻之大王徐天祐曰越滅吳之明年大夫種賜劍以死是為勾踐二十五年即魯哀公二十三年也此書謂已誅忠臣居無幾求賢士孔子聞之奉

雅琴禮樂奏於越皆是年事也竊獨以為不然昔者夫子將見趙簡子聞竇鳴犢舜葬之歿臨河而不濟

為其殺賢大夫而諱傷其類也至作為陬操以哀之

文種非賢大夫歟使夫子在聞種之死愚知其不入越也而况奏雅琴以干時君乎按春秋哀公十六

年夏四月書孔丘卒由文種之死上距夫子之卒已八年矣謂夫子以是年入越非也

越王喟然歎曰越性脆而愚水行山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

往若飄然去則難從悅兵敢死越之常也夫子何說

而欲教之孔子不答因辭而去越王使人如木客山

取元常之喪木客山去會稽縣十五里越絕曰木客大冢者名常冢也欲徙葬琅

邪三穿元常之墓墓中生燹風燹火飛貌風熱如火飛也飛砂石

以射人人莫能入水經註冢中分風飛沙射人不得近勾踐曰吾前君

其不徙乎遂置而去勾踐乃使使號令齊楚秦晉皆

輔周室血盟而去秦桓公不如越王之命按史年表勾踐二十

五年是為秦厲共公六年此書為秦桓公不如越王之命非也由勾踐二十五年上距秦桓公之卒蓋一

百有六年矣桓公當作厲共公云勾踐乃選吳越將士西渡河以攻

秦軍士苦之會秦怖懼逆自引咎越乃還軍軍人悅

樂遂作河梁之詩曰渡河梁兮渡河梁舉兵所伐攻

長越春秋

秦王孟冬十月多雪霜隆寒道路誠難當陣兵未濟
秦師降諸侯怖懼皆恐惶聲傳海內威遠邦稱霸穆
桓齊楚莊天下安寧壽考長悲去歸兮何無梁自越
滅吳中國皆畏之

二十六年越王以邾子無道而執以歸立其太子何
冬魯哀公以三桓之逼來奔越王欲爲伐三桓以諸
侯大夫不用命故不果耳

二十七年冬勾踐寢疾將卒

通鑑外紀勾踐三十二年薨

謂太子

興夷曰吾自禹之後承元常之德蒙天靈之祐神祇
之福從窮越之地籍楚之前鋒以摧吳王之干戈跨

江涉淮從晉齊之地功德巍巍自致於斯其可不誠乎夫霸者之後難以久立其慎之哉遂卒興夷卽位一年卒子翁翁卒子不揚不揚卒子無疆疆卒子玉玉卒子尊尊卒子親自勾踐至于親其歷八主皆稱霸積年二百二十四年親衆皆失而去琅邪徙於吳矣自黃帝至少康十世自禹受禪至少康卽位十世爲一百四十四年少康去顓頊卽位四百二十四年黃帝百昌意四顓頊無餘鯀禹啓啓太康仲廬天相少康無餘無玉去無余六世無暉夫康元常勾踐興夷不壽不揚

無疆 魯穆柳有幽公為名 王侯自稱為君

尊親失琅邪為楚所滅勾踐至王親歷八主格格當作稱

霸二百二十四年從無余越國始封至餘善返越國

空滅凡一千九百二十二年此書載越世次自勾踐五傳至王無疆以世家

考之則十世矣無疆王之侯之子所謂王侯自稱為君或者即王之侯也世家曰王無疆時楚威王興兵

大敗越殺無疆盡取越地越以此散徐廣曰周顯王四十六年今自勾踐卒至越凡一百五十三年通

鑑書之顯王三十五年此云勾踐至于親歷八主稱霸二百二十四年親眾皆失去瑯邪徙於吳為楚所

滅與史世家及紀年皆不合若如世家所載則無疆之死眾散久矣非王親時失眾亡國也又記年曰王

翳三十三年遷于吳則越之徙吳已久亦非王親時也

吳越春秋六卷

終